

学者诗人

智性写作

早年郑敏



# 诗人郑敏：从遥远星河倾听人类的信息……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实习生 陈晓楠

1

1981年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《九叶集——四十年代九人诗选》，“九人”包括曹辛之、辛笛、陈敬容、郑敏、唐祈、唐湜、杜运燮、穆旦和袁可嘉。诗集深绿色的封面上绘了一株有九片叶子的树，“九叶诗派”这一诗歌流派从此得以命名。

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罗振亚回想起郑敏当时的说法是：一开始他们九位诗人是互不认识的，这本书奇妙地将几个人联结在一起。

1987年，还是学生的罗振亚为了写研究生论文，前去北京拜访郑敏：“第一次见到郑敏先生时，她衣着朴素，站在光线柔和的屋子内，给人以淡雅之感。当时她已经60多岁了，思维机敏，打开了话匣子便滔滔不绝，尤其在讲解观点和看法时，语言流畅伶俐。”

2

郑敏的诗歌，因为有着哲学为筑基，一直闪耀着智性的光芒。

1939年，抱着攻读英国文学初衷的郑敏考入西南联大，却在注册时把意向专业改成了哲学系。“深感自己对哲学几无所知，恐怕攻读文学也深入不下去，再加上当时联大哲学系天际是一片耀眼的星云，我心想，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天象……”后来，她这样解释。

郑敏自述，冯友兰的“人生哲学”与“中国哲学史”、杨用彤的“魏晋哲学”，郑昕的“康德”、冯至的“歌德”、冯文潜的“西洋哲学史”和“美学”，共同影响了她的哲学思考。

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，郑

据罗振亚回忆，郑敏对年轻人很和蔼，始终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与他交流。这一点，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杨克也深有体会。

1996年，杨克在一场诗会上见到郑敏（合影如右图），当时在船上进行的一场诗歌讨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讨论中，郑敏提出中国新诗应该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。杨克回忆道：“面对年轻人火力十足的激烈言论，她总是很淡定和包容，认真倾听年轻人的想法，与他们交流。”

这种学者风范，与“九叶派”的诗歌精神一脉相承。诗人、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树才认为，最早一批的“九叶派”诗人具有鲜明的“学者诗人”传统。他们经历过颠沛流离、惶恐无言的年代，尽管伤痕累累，却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诗心，而且自觉地与他

敏开始尝试写诗。从创作伊始直到第一本诗集《诗集：1942—1947》的形成，冯至对她的影响至深。冯氏诗歌中的文化层次、哲学深度和情操，极大地感染和启发了郑敏。很多人认为诗是情感、是生活，但在郑敏看来，诗是经验的提纯和升华，九叶派其他诗人也一致这样认为。

罗振亚认为，郑敏垫高了整个中国诗坛的思维层次，她把下之琳、冯至等人开辟的智性传统发扬光大了：“这种智性写作，不是把自我的情感和现实的生活直接呈现出来，而是把生活和情感作为表现对象，然后与写作对象拉开一定的距离，进行

们以学术经验锻造的智性、悟性交融在一起。

除了写诗，郑敏也常常译介西方的诗歌，发展出文学批评的眼光，因而有着更强的多元理解和包容视角。上世纪80年代，当新兴的“朦胧诗”遭到一些主流舆论的非议时，郑敏在《诗刊》杂志上发表《诗的深潜与读诗的难易》一文，批驳认为“朦胧诗”难懂而不具有欣赏价值的观点。

她认为，读懂的难易并非衡量作品价值的标准，衡量文学的标准应当是看作品能否丰富人们对世界的认识，看它有没有帮助人们理解时代、历史、社会，并且能否促使读者在理解世界的基础上去改造世界。她表示：“我们应该多鼓励诗人进行自己的尝试、探索和创新，使品种不多的诗圃不断展露新的品种，让它们在实践的土壤里争艳，而不是急于取消哪一种。”

一种有距离的观照，这促成了一种智性的写作，沉淀了理性思考。”

深受哲学涵养的郑敏善于静观默察，在她的诗歌中，自省的哲学意味很浓。后来的朦胧诗派成员、以及在此之后一些重视智性写作的诗人，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郑敏的影响。比如朦胧诗素来讲究一种思考的品格，很多女性诗人并不局限在性别的圈子里去书写，同时也思考性别之外的思想。罗振亚觉得这和郑敏早期的开拓是有一定联系的。

“她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诗人，在诗歌中超越了性别的局限。”罗振亚如此评价。

1月3日，著名诗人郑敏先生与世长辞。生于1920年的她，自21岁写下第一首诗《晚会》，从此踏上了写诗这条“坎坷之路”，一直写进了21世纪。

郑敏自述：“诗和哲学构筑了我的精神世界。”她的诗性人生，以鲜亮的三原色共同构成：星云闪耀的西南联大、“爱丽丝”引领的新诗旅途、以及智性观照的诗歌评论。

郑敏在诗歌沉潜往复的写作之旅中，也能够抽离开来，从诗歌评论的智性视角切入，观照新诗的出路。作为“九叶派”的重要诗人，她的作品以及评论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



第二排左三为郑敏，右一为谢冕。第三排右起：郑单衣，唐晓渡，杨克，路也，梁小斌，于坚，徐敬亚（杨克提供）

4

真诚诗心

郑敏把她心中的诗神，唤做爱丽丝。爱丽丝伴她走过了青春，也给了她神奇的力量，写下了许多真正的诗。“诗和艺术，是不知道年龄的。”在她的心目中，爱丽丝一直是一个非常宁静、安谧的小女孩，任何风雨也不能伤害她。

在爱丽丝的陪伴下，郑敏从未搁笔，也未曾停止对诗歌的思考与探索。罗振亚回忆道，年过八旬时郑敏还在写：“她说，写诗要让人感觉到忽然进入另外一个世界，如果我还在这个世界，就不用写了。”

树才也曾很多诗歌研讨会上遇到郑敏先生：“尽管

高龄，但是她思维一直很清晰，而且总有说不完的话。有时候她的女儿忍不住提醒她注意发言时间，我还拉住她女儿，说我们有耐心听，也想听。”

郑敏这颗不老的诗心，深深打动了树才。树才回忆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郑敏写了一篇文章《我对新诗的几点意见》，首先就提出诗人要提高自身的素质，包括身心的素养，要有一颗真诚富有同情的诗心。

这种真诚给予诗歌温暖和力量。杨克谈起郑敏早期的代表作《金黄的稻束》，认为它已经成为现代诗歌史上的

郑敏同时也是一位长年耕耘学术的诗歌理论家。她的诗歌嵌入了扎实的哲学底蕴，而理论研究中又流露出盎然的诗意。

她在早期接受哲学和现代主义思潮的启蒙，开启新诗写作，后期则由后现代主义转向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回归。这种个人的转向，也反映出中国20世纪诗歌理论的演变轨迹。

树才提到，郑敏并不是一开始就意识到要重提传统，而是在晚年才真正强调中国新诗要向古典诗歌学习。她敏锐地发现，中国新诗的薄弱环节不在于激进的态度，不在于口语的活力，甚至不在于个性的多元，而在于“我们接不上自己传统的那口气”。传统的断裂给新诗带来的伤害是根本性的。

树才认为，哪怕到现在，我们依旧面临着这个共同的困境：如何让中国新诗接续上古代诗性的传统、人文的传统？

“现代诗歌是一种节奏，古典诗歌则是一种韵律。”杨克表示，郑敏看见了当代诗歌中音乐性的缺失，而古典式的韵律可以帮助寻回这种音乐性，“我现在越发觉得我们确实应该向古典诗歌学习，一方

面中国有着深厚的诗歌传统，成就也非常高；另一方面现代诗歌基本变成了纸上阅读的诗歌，我们应该注重诗歌声音的元素。”

中国传统诗歌非常注重对现实的关注，这一点在郑敏的诗中也有所体现。九叶诗派有着鲜明的写作立场，一要有艺术性，二要有社会性，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。杨克非常认同，诗歌要兼具艺术的良知和社会担当。如此来看，九叶诗派至今对当代依旧有很多启迪。“诗人在顾及艺术品质的同时，应该在公共空间发言。”杨克说道。

郑敏在指导罗振亚时曾经说过：诗歌介入世界要有自己的一种方式。她认为诗歌没有直接行动的的必要，但诗人要通过个人艺术的方式，去反映现实，介入这个时代的良知。

重视中国传统诗学的同时，郑敏也非常关注西方的诗歌理论。树才分享，2005年法国的文学理论家米歇尔德基来到首都师范大学，郑敏与之侃侃交谈，谈到解构主义的思想，如何把日常生活语言消解掉，并重新赋予新的结构，对语言进行富有想象力的重新组合。树才说：“在中国的诗人里面，很少有人有这样的学养。”

将我送入母亲的湖水中  
现在还是这双手引导我，  
一个脆弱的身躯，走向  
最后的诞生。

……  
一颗小小的粒子重新  
飘浮在宇宙母亲的身体  
里

我并没有消失，  
从遥远遥远的星河  
我在倾听人类的信息  
……

郑敏并没有消失。她的  
诗歌以及她的诗心，如同那片  
叶子，重回枝头，仍以哲学的  
沉思凝视世间，滋养中国新诗  
的创作和发展。

经典意象。郑敏把秋天田野收割后的稻束，比喻为有着“皱了的美丽的脸”的、“疲倦的母亲”的雕像，站在广袤的田野之上……郑敏以敏感细腻的女性视角，进入秋天原野的世界，以喟叹母亲哺育孩子的辛劳与博大的母爱。杨克认为这极具独特性，在他看来，诗歌创作并非全靠经验积累。《金黄的稻束》迸发出的这种来自旷野的、原初的激情和力量，在诗歌创作中弥足珍贵，至今仍启发着后辈。

年过八旬时，郑敏曾在《诗刊》上发表《最后的诞生》：许久，许久以前  
正是这双有力的手

# 改革开放 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